V
K275
1885

董中峰先生文選卷之四

武進唐順之選　　山陰王國楨校刻

序類

送高廷平序

高君用明初以進士尹肝胎舉能治劇更嘉定能聲益起徵拜武選主事進員外郎會建議者以中外吏急于改惟執法者非其人例舉部署之有能聲者改御史以糾不振乃改君御史以來數時議以四方魁盜充斥惟守令之牧民者非人於是又

舉君爲延平守夫世非乏才也君以部僚奪之爲
御史未究其用又出爲守殆若非君不可者則時
之急於用才可知也夫以才見需於時而不自盡
以效其才者非夫也延平巖郡也昔人所謂以崇
山爲郭龍激流爲溝池者是已君往將恃其險無
盜之患耶今天下之民力盡於役財盡於征變生
於窮盭可憂者不獨湘蜀青兗之間也譬如人之
身百骸皆受病而瘇惱先形於一肢徒知一肢之
爲病而以百骸爲無足憂可不可也正統己巳之

釁閩中列郡多殘破者獨延平得完固以其險也
然試觀於今其民之豊約休戚于昔時何如也爲
守若令者其政之仁暴于昔時何如也不惟其本
惟其險保地利而忽人和吾未見險之可恃也凡
人之情樂則安居安居而驕則亦難御窮則思變
思變而戚則亦易懷今日之窮民誠順其情節其
力與財而休息之其爲欲易稱其爲心易維雖有
姦宄可不教而弭日恬以蘇豊給如昔時可復也
是故無盡其力賴其力者亡窮矣無盡其財資其

財者亡窮矣然則其爲郭罷溝池也大矣雖無險可也奚盜之患夫善醫者或以鑱石或以醴漉案机要於去疾善理者或隄其外或紀其內要於救患不然延平今固無盜也而何急于用君爲哉

五馬送行圖叙引

此水部正郎吳君出守于夔而同官圖以爲贈者也曰五馬者漢制太守加秩則右驂而五以爲榮貴今其制亡矣猶蒙其稱也作圖者五人人系以詩五人者與君皆江右之英而同官也董玘曰詩不云乎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諸同官之意豈徒蒙其稱以爲君榮貴也已哉夫醜類以比物規事而獻藝其道則然其諸所以御民者示君歟且民之服役於守譬則馬也守之加于民上譬則御馬者也雖有天下之善御者不得車馬則無所見其能是故有位與民之爲貴也然車馬備矣御之不得其道或敗績焉翊御民者歟爲服爲驂馬之性不齊而其力亦異均而調之使各中度者在御而已矣柔強豐約民之情不齊而其力亦異度而平之

使各得其所者在守而已矣使馬而失其道則曰御者之過也必擇其良者而更之使民而失其道非守之過歟然而民不得擇焉更焉忍死而服役焉豈民固輕於馬歟昔者顏淵觀東野畢之御也曰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皆不窮其力也東野畢之爲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其馬將必佚嗟乎今之守之使民也其有異於東野畢之御乎幸而民不爲東野氏之馬乃漠然不加卹焉書曰民可近不可下言御民之難也其弗之思歟夫諸

同官之意其謂君曰轡銜者禮教也鞭策者刑罰也無轡銜而用鞭策欲馬之中度弗能也芻秣者惠政也馬體必安于車人心必調於馬德化也芻秣之不時人馬之不相得雖執轡而策焉欲馬之從御弗能也造父之御達乎此者也東野畢之御反乎此者也夔遠道也車固馬選此良御見其能之日也其將爲夔民之造父乎

送葉中孚序

予少學易左右采而無獲侍家君歸自滇聞外兄

業中孚名乃操業純質焉于是時中孚已舉於鄉不予鄙遂與定交中孚居上虞與予雖異縣而兩家介一山相去僅五里許會則往蔭茂林坐溪石相與講論薰浸礲錯暮而忘歸以爲常壬戌之歲與中孚偕試於春官中孚登進士第拜大理評事越三年進署右寺副而予幸亦總官於朝退公時時互過從取醪茗解羈寂相咲語吟咏爲娛蓋自獲交中孚于今十年居相比業相資志相得仕相規久而不厭也茲中孚以職事及同官者例左遷

將棄予而去其何能無介然于懷耶君識卓而氣豪秉剛而趍正潔己而寡合未嘗求知于人故人亦鮮知之者是命之下有謂予者曰中孚固高士鬱鬱佐一州與庸流俯仰上下又安得獨自高將戚且不釋矣或又曰中孚素違俗不渝且重得罪茲其少自貶乎之二言者皆非知君者也夫所貴乎士者內而已不觀於外而前却不待于外而卑高也苟內不屈於物嶄然而獨立則雖處卑位混乎庸流其所爲高者固在也中孚深于易易爲憂

患而作其處之之道尤微且密焉當其知識所到
真能齊得喪輕去就等貴賤蟬蛻汚濁而立於羣
物之表者也顧以是而動其心喪其守哉吾觀中
孚之未遇也值家中落聚徒教授以給父母有人
不堪其貧者宜以進取爲急然戰藝再北而漠然
不以爲憂及第進士而中孚得三甲三甲例補外
凡同年之在是選者率嘖嘖弗悅而中孚恬然不
以爲慊既而適當選首拜官輒寺于人得之則矜
喜出望外與時浮沉而中孚澹然不以爲喜視其

自處與未遇時無異此其於得喪之間何如也夫
失志而戚以悲一摧而沮以渝皆昧於得喪之道
遺內而希外者也中孚不爲是也養其正履其素
蓋無往而不全其高也予於中孚知之獨深別而
索言懷不能已夫古之君子罹遷謫處拂鬱者多
矣然而德業愈光聞譽彌流不惟不混乎庸庸而
卒任重道遠傑然出於天下者蹇而自屑折而不
挫也且平陂往復屈伸相感易理則然豈以中孚
之才而久於下位哉予蓋無以爲贈往而念茲益

自樹立而已矣

送葉泉州序

人之相知豈不難哉自古稱知己不數況今之世乎予山居時無它友獨知葉君中孚之爲奇也及待罪考功嘗爲司封黄君應期道之二君進士同年也以予故而加親於是三人者互稱爲知己既而黄君爲文送送薦葉君守泉州泉州黄君鄉郡也爲鄉郡擇守宜無不至者豈故以私葉君哉葉君官大理五年與人寡合竟坐謫前後判二州及爲工部而合者益寡踽踽然動爲人所非笑而予顧知之予之知之猶曰生同里也少相資也布衣之交也而黄君顧亦知之不徒知之又以鄉郡屬之夫以鄉郡私所愛非人情也而況黄君無私者乎然則葉君之始見知於黄君者雖以予故而其所以知葉君者非以予故也蓋葉君少有文學名又性喜静僻偃卧一室寂寂古人揣摩事變往往奇中此予所爲奇葉君而知之者而黄君皆未之許至其酔酒歌呼俯視一世若無足當其意者或

激爲危論雖觸禁忌衆怒而不顧予方以爲病而黃君乃有取焉豈語所謂和而不同者耶葉君行矣感知己之難無忘其所挾負使泉之人蒙其休澤者皆曰黃君爲卿郡擇守而必以葉君者誠以厚吾鄉郡也則其爲知己之報多矣別酒既傾序以送之

送劉克立知西安府序

皇上御天下之元年敬脩省憲慮刑罰之不中也乃遣廷臣出讞四方獄事而刑部郎中劉君克立拜命之山東至則禁抵讕理寃抑決疑滯多所平反一時人心快之未返命擢知西安府事朝之士或疑曰劉君方將命在外曷不俾終事而遽遷之且今臺史之良郎署之長積日累功非無人也豈乏一西安守而必待於劉君哉夫朝廷爲官擇人舍夫近而取於外者固非得已也西安古三輔之地稱曰天府今之守蓋漢之京兆之任也其民勁悍而尚力惇樸而勤稼兼雜五方之俗非善導而心懷之則未易以使而又當三邊之襟喉軍旅之

費轉輸之宜皆出於府征數則民病餉不繼則師疲而扶風諸郡雖守各司其事民均任其勞其所調度而徵發者西安常先之而鎮巡諸司之統於上州若縣之承於下皆於守乎責成焉非他郡職專養民者比也蓋天下百四十餘郡言難治者此其爲第一乎而近者歲比不登貧民嗸嗸待哺而上之不省至有去而爲盜者羣聚山谷間日以益熾則守之選誠難其人矣然世之爲守者往往急於獲上重且大者之弗憂而趨走承奉以爲務具

簿書謹僂俯苟應文以免責焉耳而附城者尤甚噫守之設誠如是而已夫人皆可任也必欲事集而民安即它郡猶不易也而況西安之難治非智足以造謀廉足以律己惠足以任下而材足以濟務哉其何以勝厥任哉劉君自知屯留縣徵入主祠部事改刑部所居有迹播宣於上下者久矣昔漢之時潁川名難治常爲選良二千石及韓延壽爲守遂以大治南郡多盜選用蕭育至郡而盜賊靜薛宣自宛句令入補執法而知名復出之爲臨

淮守誠以集事而安民必有待乎其人也　聖天子亟用劉君之意不在於此乎夫歷險致遠而不蹶乃見驥之良遇盤根錯節而不頓乃別器之利此正劉君黽勉而奮庸之所也若乃超承順旨求以獲乎上而從衆應文以免責則非今日所以亟用之意而亦何待於劉君也哉易不云乎告公從以益志也蓋有獲乎上不獲乎下者矣獲乎下而不獲乎上者未之有也於是察友周正郎華成爲四韻詩將寓以贈而屬余爲序故推所待於君者告之尚知所懋以究於成

書王隱君吳孺人夫婦序

家君嘗尹徽之黟邑數言徽之山川峭厲清激其人皆淳樸強遂不自琱琢蓋行天下博觀其獨爲近質予心異之意其間必猶有獲方砥節如古之遺民者及讀朱子新安道院記謂賢者務爲高行奇節以不義爲羞乃益信今之有其人恨不及一遊其地而訪之茲來京師間詢諸士大夫聞歙有王隱君號一舫齋者已而其子寵舉進士其鄉禮

部郎中王君輩以隱君春秋幾六十而吳孺人已
益其數壽而有子可慶也以文屬予於是獲聞隱
君之行益詳蓋隱君雅行躬耕有鹿門之操撫二
幼弟有劉紓之誼指千合釁無異言猶有獻公之
家法少喜爲子長遊覽天下名山水形諸歌咏脫
乃築室西溪不復出日訓子弟以義宗黨化爲噫
豈吾所謂古之遺民者耶然則其伉儷偕壽克有
令子非偉致也予素不喜爲壽序感隱君之義故
直抒其所懷者然吾聞有德有鄰隱君之所與游

當尚有爲高行奇節而人不及知者申以問之

贈侍御黃君希武督學南畿序

國家重育材之職部使董學政於外者嚴慎簡以
克而兩畿以御史銓曹諏諸總臺繼臺拔諸羣屬
而請命焉非文行卓絕者弗得與以畿甸王化之
本尤重也莆田黃君希武家狀元公度之後人
國朝爲翰林爲侍御者世有其人從祖編修公嚴
父大行公名迹尤偉而君以解元進士入翰林爲
庶吉士擢居侍御於是有南畿之命蓋家君於大

行公爲同年而君及予又同年也世契固厚乃私於君曰夫士未遇時惟志弗行之患既有位矣處或非其地行或挽於時抱志卒弗伸者多矣君以育材爲職職專且重如是可不謂得行其志乎古之諸儒以經學相授受其材之所就有爲國數世之用者彼在下者且然矧得位以是爲職者哉吾固知君樂其志之行也然嘗聞之世之董學政者大抵詳於考校而忘教化之實嚴於科條而無勸沮之道竊願君之勉之也夫今學校之教與三代之法固不可得而同矣然而其意豈亡也蓋使之誦習古聖賢之遺訓而察言以識諸心庶幾乎智仁聖義中和之德考求古聖賢之善行而循迹以律諸己庶幾乎孝友睦婣任恤之行博觀前古之制名物而因事以盡其變庶幾乎禮樂射御書數之藝校之以詞藝所以驗其淺深取之以詞藝所以考其進退而非專責以是也今則不然講誦猶夫始也掇獵淺近苟資校取已耳考校猶夫始也亦苟以是高下之已耳故其教弛久而益壞其習

非久而忘返華與實違行與言戾亦豈獨士之過與夫考校之法古人弗廢也自一年視離經辨志以至九年知類通達其校之也時其成也今於教法之所當及者弗飭弗問至則以考校爲畢事夫所校既唯以是下非有成爲上非有視焉而欲士之自變於習亦已難矣然條教之設世亦未嘗無也而不足以爲勸沮者法有所必不行也必不行而以爲教則令格著之教而不必行則法廢此豈有意于教化之實也哉夫庠序之間有才秀者有

庸劣者有少有耗者而科條一施之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非獨耗而庸劣者必不能從雖少而才異者亦將以爲文具而玩且怠矣及其有不行也憂楚以治之治之而終不能强也則吾亦且怠矣乃并其可以教者而棄之然則豈惟不足爲勸沮而已教法之所以廢士習之所以固凡以此也舜之命教胄子也有直溫寬栗剛簡之教其於庶頑也則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之欲其並生而弗格也然後威之其教之之法固有别矣而

其心未嘗不欲其同進于文此聖王所以鼓舞群衆而勸沮之者也記曰知教之所由興知教之所由廢可以爲師其弗謂是與夫苟有樂育材之心則無爲而弗成昔胡文恭振安定之教而東南之士皆本經術行義以爲學晏元獻始興教南京而遂倡天下況今南畿爲肇基重地文學固居天下先而君職是以興其教賢材之盛將有振古而出者繼二公之烈而成君之志其不在茲行乎不腆之辭非所以贈君子也恃世契之厚而不予鄙是以敢私言之

送鄢陵尹孫君考績還任序

昔之言治者先擇令以其職之近民也使令無不賢則民無弗得其所者矣然嘗觀於民之所遇其不賢者十五賢者乃百一焉夫銓授之法或取之甲科或遷於常資非不嚴也哄其故何哉蓋志廣之士恒薄令而若不足爲庸陋之流恒自薄而不修於職薄令者曰是冗且勞又受制於人未足展吾志慄然日惟擢取之望莫幸留焉自薄者曰吾

起早來縱勤乃事誰知之者亦終於此而已矣故
惟其身圖之使以為令者類若是又何暇於為民
與故其職雖近民而其所以使之恒若遠而不相
聞者水旱癘疫之不期轉於溝壑者相藉強者至
去而為盜猶不知恤焉夫人民之休戚懸乎令而
所遇恒然其何賴哉有存心於愛民者得不惕而
思乎惕而思者其肯薄令且自薄乎玘待罪刑曹
聞少司寇鄢陵劉公稱其邑宰孫君之賢可謂能
惕而思不自薄者也公之言曰君以太學生選府

軍衛經歷豐城懷寧二侯交章薦其才銓曹異之擢
尹吾邑吾邑地瘠民貧賦役繁重自君之來民始
獲擾焉其蒞職勤其持己廉其臨政平而果令吾
一邑之民老者嬉壯者作貧者有養強無弗友弱
無自靡皆其賜也監司屢加旌獎並三載奏績得
榮書上考遷任其為我一言以張之玘方病天下
之令不賢者衆而哀民之困窮也安得如君者數
十輩布置天下以蘇其民乎且彼之自薄而不脩
於職者謂上之不我知也如君者其始人固未之

異也克勤於職而列侯薦其才監司獎其績銓曹
最其考而當路如公者又為之表而張之行且復
有異擢焉然則何患於不已知而自薄也哉此可
以為世之為令者規矣故不辭而為之書既以崇
其歸且以諗於為令者

送推府毛君序

近制策名進士之科者則俾觀政於六曹諸司率
半歲而後叙用之今茲銓曹以內外多缺員曠職
請先於常格遂以觀政之三月命官者五十餘人
急用才也吾郡缺推官久至是得吉水毛君凡吾
鄉士大夫之在朝者往候之歸喜而相語曰是必
能舉其職者蓋厥祖守滇之廣南厥父為屬浙藩
其為政風流雅矣請余文贈之予郡人也蓋與有
其喜者雖不吾請固願有告焉夫郡有守有貳佐
皆獲良焉則治然貳佐之任推鞫尤重何者微責
審克而守之所司者繁或不及詳重有輕出有入
則刑之不平者多矣於是有推鞫之官其職則佐
也而刑由以平民賴以無冤故獨與守埒重吾鄉

俗重犯法且事之下於理官者亡幾訟庭常閑視
浙之諸郡蓋易為也昔之能舉其職者固衆然或
因其易而慊且矜者亦有之矣蓋後中喜事者則
慊其寂曰吾何所為即強出黑白以與守抗抉摘
細微鍛鍊文致以自憤亂而民以擾志廣樂縱者
則矜其簡曰是何足為日卧齋閣間召而前願指
教敕頃刻獄具使寃者不得吐其臆鞫者無所畢
其慮而刑以煩是二者雖勤情不同其失均耳惟
不以慊侵官不以矜發事明而有執慎而能斷做

而克終斯其良也予家食時見鄉之父老得其良
也愛之惟恐其去聞有除命則預憂之曰其良乎
否也今君之去吾徒知之者固喜矣安知父老不
預以為憂乎未孚之先民之情則然也君以　主
上龍飛首舉之秀先其同進受官服政而又承世
家之儒業其有以協上德察民情振家聲者宜無
不至然則吾父老之喜也有日矣昔曹參相齊大
治其去也但以獄市為寄而蔡君謨之送桓溫州
司理也以與鼓瑟者遊而言操刀為言者之過況

予郡人也蓋亦與有其憂者故於其行不敢指異事以贈

壽葉氏母序

事無徵不信有徵於人者可盡信乎余處京師六七年交游弗知其不文也而猥以文事役之至介壽之役恒因焉雖數辭去然強而可焉者固多矣問其素無弗可稱焉無弗可壽焉事既相類而辭亦相襲雖余亦不能以皆信也然而為之稱者非其子弟則其姻黨非達官貴人亦章縫之士也其事非目所親則耳所熟也可盡疑乎故稱之以其所稱而壽焉者亦多矣而未如葉氏母之為于所信者蓋徐侍御朝儀於葉氏為姻家其言曰母顏姓吾永康巨族壽八十矣歸於葉事夫子如嚴君訓二子庠者田者如嚴師飭分守不踰如烈士而群于先後也昔若處女永康人為婦為母者類則而稱焉侍御信人也其言固可信言之信則其壽也宜矣夫以余之所不能必信者或髦且期食久特之報矧可信如母者耶荀卿有言信信信也疑

疑亦信也予取而施之斯其弗可乎其弗可乎

壽吳主事父母序

新安吳棟卿舉進士之三月授工部主事念父母且老即日移病歸歸再期至京復拜疏求南得改南戶部於是棟卿之父存和翁年六十母鄭六十有六矣既先後迎致於官所乃圖所以為壽者使以文請余聞吳氏之先多以儒顯名者天衡公在元季尤為虞揭二學士所推重傳六世至翁皆隱不仕而翁隱於賈嘗遊齊魯吳越間以貲雄有子二人棟卿其長也資遣業儒而獨與其季賈延禮明師購異書不靳千金棟卿又勤於其業不數年遂成進士而吳氏復以儒顯者以翁故也新安俗故尚賈今四方之賈多出新安蓋其俗然也微翁雖棟卿之賢欲自奮從事於儒其可得哉且鄒魯之俗及其變也猶多去文學而趨賈章縫之家一失其世守遷為異業或遂以不振者皆是也而翁獨能自異於俗以成其子而充其宗其亦可謂難矣今之令甲有南北便養之文所以廣為孝也然

役於所事而不獲遂其私者亦豈少也哉夫有子而及其成有親而逮於養固人情之所甚榮而不可必得者況成之之難而得之之兼如翁父子者乎然則翁為其難而必成棟卿圖其私而必遂殆天假之者也昔太史公述貨殖命曰素封謂其無秩祿之奉爵命之加而樂與之並也翁固隱於賈而又身享其子之養有秩祿之奉推恩錫類有爵命之加其為樂固非素封比使遇太史公其所以欣歡豔而侈予之者奚啻如任公師史之流哉顧予之辭陋無能為役而棟卿之請不可以虛辱也於是乎言

送少參謝君之湖廣序

予家食時雅聞謝官水部有治理聲未與接也及遊京師辱以姻婭故不予鄙閒獨過從語古今揣摩事變意見橫出下至星曆堪輿養生之說類其握其領要以術名家者或愧之落筆為歌詩又皆蕭散可喜蓋其扶負之奇且富如此不獨長於治理也然君不多為人言人亦少知之者予獨竊異

馬其後君出督漕河聲譽日與南舟俱至自是上
下交口稱其才會群盜入淮徐焚掠運艘賴君得
完者以萬計盜攻沛覘知君在不敢犯時司馬者
即欲假君兵寄以備徐而君代還矣一二當路知
君且遷爭欲薦致為其土銓部持之乃復留君屯
田者數月擢湖藩參議壽理邦賦命始下諸嘗欲
薦致為其土者既以不得君為歎又以年勞久為
員屈予曰是殆司銓者之重於處君也獨不聞湖
湘之事乎往年湖湘大歉　天子惻然下賑恤之

詔為遣重臣以往而任其事者乃更為暴征以朘
削之民不堪命始去而為盜不數年群盜遂遍滿
於山東江右三川之間至今為梗則湖湘固首禍
之地也蓋其土壤廣衍而瘠賦繁而多逋天災流
行轉死失業者相踵其民固易為盜深山長谷姦
宄往往竄伏其間一夫挺刃輒蟻聚蜂起其寢蔓
於天下亦勢然也而往者之變實以暴征釀成之
則今之任理賦者顧可非其人哉夫驅民為盜一
人壞之而有餘阱盜為民積歲休之而未復議者

徒以江右川蜀之間方頃軍旅以為憂而忌湖湘之首禍其地多戰爭自古已然在今日懲往失布寡寬令尤宜先且急者然則用君於湖藩詎非權天下之急重其才而處之者與夫欲得君為其土者獨為一隅計耳先一隅而後天下豈司銓者之宜哉以君之聲譽蒸然於上下而天下之任尚有大於理賦者固唯才之求階是而起其孰能禦之吠未足為君屈也若夫灊霍九疑之勝洞庭波濤之壯君素好遊者充其所扶負當又有出於治理之外者矣

恩遇錄序

恩遇錄者少師石齋公以一品九載後又滿三載維時所被恩數有太傅之特秩有禮部之燕饗有璽書之褒諭公辭太傅不拜又有溫旨之慰答燕之日兼值公初度其形諸美頌者有少傅湘源公之序有少保東萊鉛山二公及館閣諸君子之詩歌揔彙為是錄公命玘贅一言於後玘讀而嘆曰於戲公之遇也豈唯以為一身榮已哉乃天下之

有遇於公也夫君臣相遇自古為難其間或數百年而一遇而數百年間其所遇者亦豈無故而偶合哉蓋天將佑人國必為生若人以預擬之其感合聚會不相後先而適相遇有非人力可得而與焉者若陸宣公之於興元韓魏公之於嘉祐治平司馬溫公之於元祐當是時也不有若人者出乎其間以力任天下之重則唐宋之事殆未可知已公以神童入西蜀起官翰林負台輔之望久矣方其未大用也當我國家泰寧之時公若無所於見

者至正德末群姦竊柄逆藩稱兵鑾輿外幸國本未立天下之勢且岌岌矣公於其間匡持調護不懾不隨卒賴以無虞及決定大策奉迎　今上入紹大統潛折奸萌剗剔宿蠹宗社載安中外底定論者謂公於改元詔令似陸處危疑不動似韓拯溺救焚似司馬而時之難為則又有甚焉者微公其孰能任之故曰天下之有遇於公也而豈人力也哉若乃徒以一身之榮為公之遇者亦淺之乎知公矣昔歐陽文忠為魏公作晝錦堂記有曰非

閭里之榮乃邦家之光也叱於公是錄也亦云

贈包約之司訓序

約之楓山先生之門弟子也先生以道德師表一世尤慎許可約之在群弟子中多所領解先生亟稱焉頗試於鄉有司輒不利約之素愿慤不事表暴又偃蹇橫校人以故少知之者而獨以醫聞今年春充貢上京師居數月醫名遂滿縉紳間延請禮致無虛日而京師之名能醫者幾廢嗟乎約之之賢其可重者不獨醫也而人顧獨以醫知約之使知約之之賢者皆如知其醫豈至老橫校間哉此世所以多遺才之嘆也約之將分教濟寧邀余以言贈予曰醫固不足以知約之然予所以為約之贈者雖以醫可也夫教猶醫也身病是故賴於醫心病是故賴於教醫盲其方賊人之身教盲其方賊人之心約之之於醫動準古方既數以著奇効矣今之於教也其獨不然而忘先王之所為教者乎夫先王之所為教是即古之方也試舉而用之必且著奇效焉則世之知約之者其獨醫也乎

其母亦曰吾固醫焉耳矣

送福清夏文韶分教萍鄉序

福清閩邑也閩之士達於談經而易與詩尤名為達章鉤字摘奚揉而珠綴之灑然可聽自四方之業舉子者爭攄其說以為真決科發身往往由之而亦用以取敗至有深信確守勤一世以盡心於佔畢閒而不獲一筆者雖閩之士亦然若夏君文韶之於福清談經之達者也少為學官弟子即有英稱屢試於鄉不合年且餘五十矣正德丙寅以明經貢於禮部或惜其才畱再試圖後効文韶喟曰童而習之白首紛如也何更試為意若有所懲者乃從吏部試得萍鄉學訓導於是鄉之大夫士宦多遊京師者多為詩以華其行而翰林庶吉士黃君希武偕文韶過余曰願一言以規予謂教學無二道文韶以詩筮仕出其緒餘以傳諸徒可矣奚以予言為哉希武笑曰彼方懲於舊而新是圖請弗辭乃告之曰國朝立學建官以六經為教三歲設科非通經者弗取於是六經之說家授而人

習之如布粟然可謂盛矣然而漸染之弊遂目以為取利祿之資故其所習者是也而所以習之者則非也詩之為經其詞微以婉其聲和以平其義博以奧其用使人得夫情性之正故孔子之解經曰溫柔敦厚詩教也而以從政專對為誦詩之益豈徒掇其糟粕發為文辭以取利祿也哉今既不此之務又從而割裂傅會之不求其端不要其止巧比逆合以為必售之術師以是為教弟子以是為學相沿而不已借使能決科發身要亦無得於

詩所謂亦奚以為者矧時以取敗成勤一世而無成而世之談詩者猶曰不如是不足以為詩可哀也已夫困心衡慮而後作人之情也已之不淑而又貽誤於人仁者不為也文韶屢試不合惕然悟其談論之非茲其往也其亦反今之習以為教乎文韶避席曰敬聞命矣遂書此以贈并以諗夫世之談經者